

追懷張大千先生

劉昌博

銀髯飄拂胸前，長袍曳地及地，手持拐杖緩步，儀態和藹可親，宛如畫中仙翁的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，不幸於四月二日晨八時十五分，心跳停止，與世長辭。

張大師的謝世，不僅是我國藝壇失去了宗師，也使川康渝同鄉會少了一位鄉長；怎不令人哀悼悲慟！

雖然，張大師在藝術方面的輝煌成就，早已獲得國際間的定評；他的愛國愛鄉情操，早已為國人和鄉親所欽仰；他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目中，是千秋不朽的。

可是，我這個血肉之軀的凡夫俗子，面對張大師形體的物化；回想起他在國外與我「擺龍門陣」的雅興，在國內免費為我的新書一再題字的豪情，又怎不黯然神傷，悲痛欲絕！

尤其，張大師近三十多年來，在國內外的幾個定居的家園：無論是遠在巴西聖保羅開闢的「八德國」，旋在美國舊金山卡邁爾海邊建造的「環韋庵」，以及在臺北外雙溪郊區的「摩耶精舍」未竣竣工前的仁愛路公寓，我都曾一一造訪過。因之，他的長者風範，音容笑貌；跟他的丹青

畫卷一般，依舊縈迴在我的腦海和心田。

然而我彷彿仍看見他，由張夫人徐雯波女士伴護着，在上述的庭園中閒適地扶着拐杖，俯觀池內游魚，細數園中梅花，仰看天際白雲；不相信他已撒手塵寰，要離我們而遠去。

張大師從民國四十二年秋起，就在巴西共和國聖保羅市郊一個名叫摩吉的小鎮，買下一大片低窪的荒野，開闢為日後有名的「八德國」。由此可見，張大師雖身在海外，而心在自由祖國，無時或忘孕育中華文化的四維八德，故以園名之，以示銘記。

我於民國六十二年的秋天，率領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一行四十九人訪問中南美洲各國。十月十六日從烏拉圭飛抵聖保羅市，自十七日起即在該市新社區的國際會議廳舉行公演，一連演出了六天。

公演完畢後，為了等待前往里約熱內盧的班機，空出來一天時間，不知如何消磨才好？當地開中國餐館的僑胞建議：最好到「八德國」拜訪我國欽聲巴西的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，他老人家熱忱好客，參觀他家的大花園，運氣好的話，還

可看到他揮毫作畫，保證不虛此行。於是，我們全團一致決議，拜訪張大師。我是四川人，能在異國謁見這位偉大的鄉長，內心更是雀躍萬分。

我國旅居巴西的僑胞近十萬人，不靠「提包」或開餐館致富而又名滿全巴西的，只有張大師一人而已。我們為要專誠拜訪他，特別包租一輛遊覽車，開車兩小時才到達地廣人稀的摩吉鎮；鎮上人家都知道前往「八德國」的途徑，又車行半小時才到達。

「八德國」的面積，約有臺北新公園的三倍大，原是一片地勢低窪的荒野。張大師花了二十年的心血，仿照杭州西湖的格局，投下了無數的金錢，以筆路藍縷的拓荒精神，終於把蟲蟻棲息的荒野，變成了花木扶疏，景色優美的伊甸園。在巴西人看來，張大師真是一個創造奇蹟的中國人，比他們尊崇的上帝還要偉大。

張大師經營「八德國」，是像精繪「長江萬里圖」及「廬山圖」一樣，為一胸有丘壑的鉅構。粗略看去，那一大片地呈馬蹄形，右邊高亢，廣植花木，闢作園圃；左邊低窪，築堤匯流，蓄水成湖。而兩者銜連之中央，則是家宅興建的處所

。 家屋是一幢平房，門前有兩棵高大的橡樹，跨進屋內，窗明几淨，纖塵不染，最引人入勝的是張大師的畫室，那一張長方形的畫桌，尚有一幅潑墨山水，僅畫了三分之二。因張大師眼疾復發，已於三天前飛往美國加州診療；我們未能謁見到他，都感到十分悵惘；但能見到他的畫室及一幅正待完成的畫，又是欣慰萬分。

他的畫室裡堆滿了許多畫軸書卷，壁上貼懸有不少尚未裝裱的畫幅；畫桌一角錯列着畫筆墨硯，這些文房四寶，非經過張大師允許，任何人也不准移動的。我發現畫室太潮濕了，或許地勢低窪的關係，牆角長出了黴菌。

隔壁的客廳裡，準備有汽水、糖果及冰淇淋等，招待我們盡興地吃喝。張大師的六公子心澄先生說：「這是我父親特別吩咐，要大家賞光，千萬別客氣；這只是略表對自由祖國來的貴賓一點心意而已。」他的話語，代表了張大師的厚愛，我們都感動不已。

右邊花園的山坡上，有一座草亭，亭前的石凳上擺有古意盎然的各式盆景，山石間種有梅花和杜鵑花；據說這些盆景和花木，是從臺灣空運去的。山坡下有一個花架，滿佈了糾纏錯懸的藤葛花菓；其下立有石碑一方，上刻着「筆塚」兩個大字；這即是張大師埋葬報廢畫筆的所在。

沿一條碎石路向左邊走，約一百多公尺，即是別有洞天的人工湖，環湖翠竹密立，柳絲低垂，又見西湖景色。妙在湖心有一小島，島上有亭翼立，名叫湖心亭；亭邊有兩道木造迴曲橋銜接

南北兩岸，剛好把湖面分為裡外兩部份。湖中有鵝、鴨、鸚鵡等水禽結羣戲水，偶爾可見錦鯉躍波。漫步亭上，縱目四望，真箇美景若畫的小西湖。

據說：巴西政府正計劃在「八德國」附近興建一座大水庫，不久的將來，這個人工大花園，就會變成比現在的小西湖大千萬倍的人工大湖。因此，我們在園中留連感慨，拍照多幅，始依依離去。

據張大師的家人說：環湖的翠竹有好幾十種，皆是從國內運去的品種，由於陽光和水份充足，土壤肥沃，長的十分繁茂。連湖中的水禽，也是寶島的品種；張大師的故國之思，於此可見。

這次，我們和張大師雖緣慳一面，但參觀了他的畫室，及他苦心經營了二十年的八德國勝景，咸稱此行不虛。

民國六十四年秋天，我又率領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前往加拿大和美國訪問演出，全團人馬多達六十四人。最後一站是舊金山，我們得知張大師在巴西的「八德國」正被改建成水庫，他已舉家搬來舊金山郊區的卡邁爾海邊定居，且又興建了一個以培植梅花為主的新家園「環華庵」。因此，我特地派人送戲票給張大師，請他務必偕同家人前來「捧場」。

當時，張大師的眼疾痊癒，心情甚佳；他居然以全家福的陣容來看我們的表演，頻頻鼓掌，十分讚賞。他看完離去時，一再邀請我們到他的新家「環華庵」看梅花。

記得是十二月十八日，我們全團人馬真的乘

車到張大師寓邸拜訪；這次他老人家等在家中歡迎我們，客廳擺滿了茶點和糖果。

「環華庵」只有約兩百坪大，比巴西的「八德國」小得多；我們的大隊人馬湧進園內，顯然有些擁擠。不過，庭園的設計，精雅絕塵，別有情趣。平房式樣的建築，屋內的主要部份是客室兼畫室的大廳，園內種植有百來株名貴梅花，還有數十盆盆景，盆中有奇石，有花葩；另有假山和噴池，右上角有小亭。

整個庭園隱藏在一大片松林內，晚上必然可聽到太平洋的浪濤聲及四週的松濤聲。這裡是高人逸士歸隱的絕佳所在，因地質的鹽份高，不能種植張大師一向心愛的竹子，只能種植梅花和松樹。所謂的「四君子」，少了竹、菊、蘭，成了一缺三；這是不願在此長久定居的緣由之一。

張大師知道我是四川人，一口鄉音不改，兼之我的家鄉大足縣和他的家鄉內江縣，咫尺相鄰，更覺得有份親切感。於是，我們竟忘記了年齒，他邀請我到客廳沙發椅坐下，用四川話大擺「龍門陣」。他問我小時候看見過「棒老二」——土匪沒有？我說趕場時，常見砍下頭的「棒老二」血淋淋的人頭，懸掛在路邊大樹上示衆。

他笑說：「幸好我跟隨的那股土匪，沒有到你們貴縣去打家劫舍；否則，我這顆頭顱可能早被砍下示衆了。」我對他的話，茫然不解。他解釋說：他十七歲那年被土匪綁去，逼上梁山，強迫在賊窩當了一百天師爺；若在作案時被抓住，豈不一樣會砍頭示衆。

當時，我發現張大師是一個真誠坦率，重鄉

誼，不虛矯的長者；同時還是一位幽默風趣，不失赤子之心的藝術家。要不是受時間限制，他的「龍門陣」還要擺下去。

我們贈送張大師一面團旗致謝，他由其夫人徐愛波女士伴扶着接受，且和大家合照留念。他堅持要請我們全團吃午飯，說明身體不佳，由其公子張保羅代表喝酒。

這頓午餐設在卡邁爾鎮上一家名叫成都的川菜館內，菜館的大招牌是張大師的題字。吃到一半時，張大師派專人乘車送來一幅黃綾緞底的橫幅，上面是他親書的八個大字：「雲屯、魚麗、發發、波流」，寫明贈給「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留念」。那八個字，是讚揚我團表演時的各種曼妙的動態美。這說明張大師為人的熱忱和週到，這幅字至今仍珍藏在教育部。

民國六十七年春，我將訪問拉丁美洲的文稿整理齊竣，打算送給中外雜誌社出版叢書，該社王社長成聖兄建議：封面書名最好能請得張大師題字。那時張大師在外雙溪的摩耶精舍尚未蓋好，暫租仁愛路四段一幢二樓公寓居住。於是，我偕同成聖兄及另一位雷洽華鄉長，到公寓去請託張大師，並送上文稿請他指教。張大師當即慨然答應題字，約我三天後去拿。

三天後，我如約去拿題字；張大師已寫好，裝在封套內親手遞交給我。我取出看見「拉丁美洲見聞」六個鐵畫銀鈎的勁秀大字，內心感動萬分。

我正要辭出時，張大師却說：「你參觀過我定居巴西的八德園，定居美國的環華庵，以及我

暫住的這幢公寓；但是，你還沒有看過我正興建中的摩耶精舍。年輕人！有與致陪我去監工吧！

其實，我已年逾五旬，但在張大師眼中我仍是年輕人；於是，我與高采烈地陪他去監工。由於張大師的司機老周，跟我十分熟識，老周原是楊惠（森）公的司機，後來轉到我擔任總經理的金山汽車公司開計程車，算來我們是老同事。老周為人忠厚老誠，也是四川人；因此更拉近了張大師和我之間的距離。

在車上，張大師與我飛揚地談起「八德園」湖畔的翠竹，總有五十多種品種，是宜蘭縣一位本省籍朋友給他選購的；他生平喜歡竹子，摩耶精舍不够寬大，無法種植太多翠竹。

看到外雙溪上的小石橋，他想起青年時與另一西康畫家馬貽同師學畫，祇爲了芝麻小事，曾在一座石橋上打架。我真佩服張大師的記憶力，能把打架的時間和地點；以及他們之間所做的詩作的畫，講的話，記得一清二楚。

張大師說：他五天前在外雙溪內發現一塊一丈多高的大石頭，長得古奇，派工搬到摩耶精舍，運費花了九萬二千元。因爲耽心起重機擦損石塊表皮紋路，改用了十一個壯漢。我們抵達工地時，那些壯漢正在園中安放巨石，汗流浹背，而又小心翼翼地安放。詎料，工匠們把巨石放倒了頭；張大師求美心切，堅持要將巨石掉頭倒轉過來安置。由於巨石高有一丈多，重逾萬斤，要倒轉過來談何容易。最後，張大師增加工資一萬八千元；工匠們先把巨石包紮妥當，費了九牛

二虎之力，花了一天半時間，才分寸不損地倒轉過來。摩耶精舍的山石花木，是在張大師如此求美、求真、求善的心態下完成的，所以稱爲「精舍」，當之無愧。

六十九年八月十三日我因血壓高，輕微中風，住進榮民總醫院；不久，張大師和張岳公也因身體不適住進同一醫院。後來我們三個四川人相繼出院，但都要在復健醫學部做物理治療，同由徐主任道昌擔任主治醫師，湊巧時間都排在每週一、三、五日上午九至十時。因之，我每週要和張大師在榮總復健部見面三次；所不同者，他和張岳公所住的爲特別診療室，我是在普通診療室治療；如是者有一年半之久。

一天，張大師知道我的新書「臺灣搜神記」要付印出版，他再度給我題字，託川籍國大代表王聯奎先生轉交給我，這一份盛情，我感激而又無以爲報。

張大師的藝術成就，愛國情操；重鄉誼、珍視友情的豪氣；以及銀髯飄拂，彷彿仙翁的形象；勢將永遠活在世人心而千古不朽。（七十二、四、七日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

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

○，即可收到書刊。